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季羨林文集

第十五卷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  
作品翻译（一）

第十五卷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季羨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辑:李 铮  
本卷责任编辑:熊 阳  
本卷责任校对:熊 阳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 季羡林文集

Jǐ Xiānlín Wénjí

###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25 插页:8 字数:435,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2760-5/Z·15

定价:54.00元

书名题字：启 功

#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熊向东      李 铮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 铮    张光璘    季羨林    胡乃羽  
段 晴    郭良崧    秦光杰    钱文忠  
黄宝生    蒋忠新    熊向东

**策 划**

杨鑫福    吴明华

**责任编辑**

吴明华

**美术编辑**

刘良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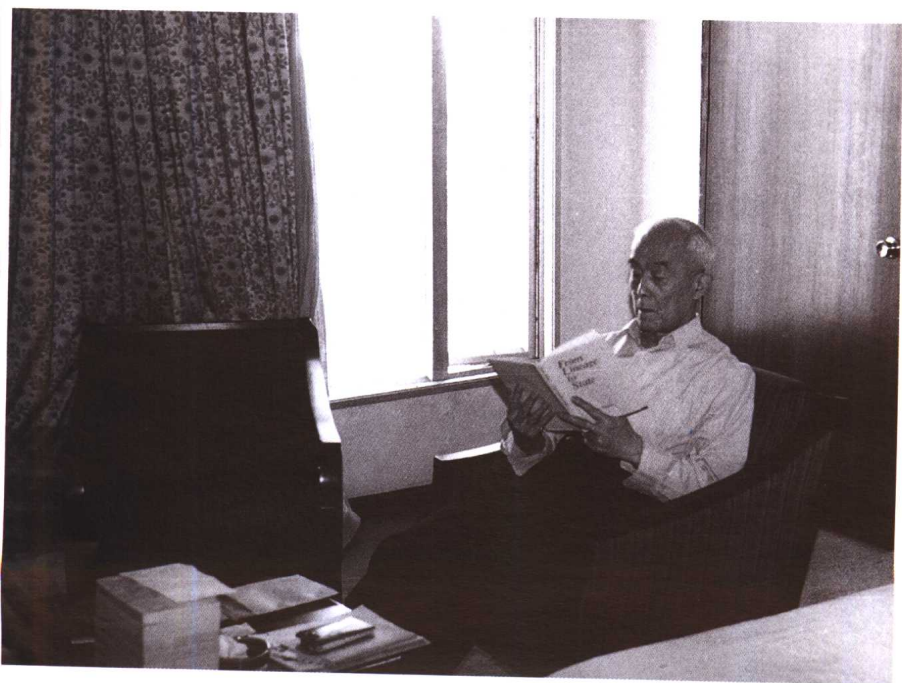
作者与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合影。



1987年6月参加香港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与台湾林聪明教授（右）等合影。



1987年11月在北京大学校园与日本著名梵文学者中村元博士合影。



开会空隙在旅馆内阅读。

## 出版说明

《季羨林文集》是 1992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羨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 第一卷:散文(一);
- 第二卷:散文(二);
-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 第七卷:佛教;
-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 第九卷:糖史(一);
- 第十卷:糖史(二);
-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1992/10/2

-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

## 第十五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翻译的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译自梵文的有三篇:《沙恭达罗》,1956年第1版;1959年9月,作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出版第1版,1980年2月第2版。收入本卷的是1980年版。其他两篇是:《优哩婆湿》和《婆罗摩提的故事——〈十王子传〉选译》。《佛本生故事选译》译自巴利文。《家庭中的泰戈尔》译自英文。《沉重的时刻》译自德文。首刊于《译文》杂志1956年10月号。译文前面关于作者和原著的简介(叶廷芳撰)已删。

附录收入作者早年(1930年至1934年)自英文试译发表的散文和诗共九篇。这九篇译文是从译者收藏的残缺不全的剪报上抄录下来的,有的未记明刊载报刊的名称和日期,有的译文不全。《守财奴自传序》译者署名希逋,《小诗》署名梦白。译者为收入这些早期译作,写了一段按语,刊于《文集》第一卷附录,请参阅。

《季羡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2年3月

---

## 目 录

|                      |     |
|----------------------|-----|
| 沙恭达罗 .....           | 1   |
| 优哩婆湿 .....           | 133 |
| 附 关于《优哩婆湿》 .....     | 221 |
| 婆罗摩提的故事              |     |
| ——《十王子传》选译 .....     | 249 |
| 《佛本生故事》选译 .....      | 263 |
| 附 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 | 277 |
| 家庭中的泰戈尔 .....        | 281 |
| 沉重的时刻 .....          | 534 |
| 附录                   |     |
| 老妇 .....             | 545 |
| 世界底末日一梦 .....        | 547 |
|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  | 549 |
| 老人 .....             | 551 |
| 蔷薇 .....             | 552 |
| 代替一篇春歌 .....         | 555 |
| 守财奴自传序 .....         | 558 |
| 小诗 .....             | 561 |
| 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 .....      | 562 |

# 沙恭达罗

〔印度〕 迦梨陀娑 著



## 译本序

印度古典文学有着悠久的、光荣的传统。从质的方面来看,它可以媲美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文学。从量的方面来看,它远远超过古代希腊。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古典文学传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中断。到了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代(约等于中国的东晋到南北朝),梵文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被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有些学者把这时代叫做“梵文文学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没有中断,就谈不到什么复兴。在这个过渡期间,作家和作品显得少了一点,这也是事实。这可能是由于印度古代缺少史籍,年代先后,模糊一团。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年代都无从确定。从而看起来就似乎中断了一个时期。到了笈多王朝时代,名家如林,灿若繁星,作品光彩,映照千古,似乎真地是“文艺复兴”了。

梵文文学为什么在笈多王朝最发达呢?这原因应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和梵文文学发展的规律中去找。笈多王朝建立于公元320年,创始人是旃荼罗笈多一世(320年至330年)。他以后名王辈出,最盛时期的版图包括整个北印度和中印度的一部分,是阿育王以后的第一个大帝国,也是印度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高峰的一个大帝国。

在这期间到印度去留学的中国和尚法显对当时的印度社会情况有这样的描述:

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惟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牲口。市无屠沽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惟旃荼罗猎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法显传》)

这里描绘的是北印度恒河盆地所谓雅利安地区(*Āryāvarta*)的情况。这里是笈多王朝龙兴之地,是它的基础,是由大皇帝直接统治的。在法显的简短、具体又生动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生产的基础组织主要仍然是农村公社,因此才没有户籍官法。此时印度历史已经进入封建剥削制高度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呢?为什么在法显眼中,赋税竟如此之轻呢?印度学者高善必(D. D. Kosambi)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同苛重的中国赋税比较起来,显得如此而已(见所著《印度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第 278 页)。在“中国”(Madhya-deśa)以外的田地是一定要收租的,一般是收获物的六分之一。大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赋税会轻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欲去便去,欲住便住”,是说明这里没有农奴制。奴隶已经不允许买卖,但是社会上种姓制度还非常严格。旃荼罗不许住在城内;进城时,必须敲击木头,让别人闻声躲开,以免接触。今天流行在印度的所谓“不可接触”的制度,当时已经根深蒂固。国王、长者等赠送田地给僧伽。高善必在这里看出了没有土地私有制。我认

为,这是不正确的。土地私有制从公元前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开始就已存在于印度,到了笈多王朝时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更谈不到什么不存在的问题了。

在这个囊括北印度的大帝国以内,特别是在笈多王朝全盛时期,政治上是统一的,政令是能够通行全国的。在经济方面,生产力是相当高涨的。城市很繁荣,商业很昌盛,国内和国外交通都比较发达。国外贸易北至中亚,东至中国、印度尼西亚,西至小亚细亚、中近东,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拿中国的历史来比一下,这是“分久必合”的时期,是所谓“盛世”。

笈多王朝全盛时期,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证之许多国家的文学史,情况确实实是这样的。古代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东方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例外的情况是可以找得到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印度文学史上,往往有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正相适应的时期。中国的盛唐文学就是如此。印度的笈多王朝的文学也是如此。笈多王朝是印度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是一个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

但是只从物质基础的发展上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梵文文学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发达的原因。我们还应该把其他方面的情况也仔细探讨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看文字工具和文体风格方面的情况。在印度古代,书面语言主要是梵文,此外还有少量的俗语。大家都知道,保留到现在的最古的印度文学语言是吠陀语。吠陀语的语法变化异常繁复,无论是名词、动词,还是代词、形容词,语法形式都是异常地多的。但是文体风格却是比较明畅而淳朴。继吠陀梵语而起的是史诗梵语。语法变化已经有所简化。接下去就是古典梵语。我

们平常所说的梵语就是指的这种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到了笈多王朝,古典梵语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中,文学语言的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梵语——俗语——梵语,有点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意味。至于文体风格的发展却是一条直线的:从明畅淳朴向着繁缛雕饰发展。对婆罗门教来说,梵语是神圣的语言。在最初,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甚至医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用梵语来写的。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新的宗教兴起了,梵语的一统天下随之而动摇。比如佛教和耆那教一兴起,为了对抗婆罗门教,争取群众,立刻就否定梵语的神圣地位,而采用俗语作为经堂语言。佛教和耆那教的经典都是用俗语写成的,同婆罗门教使用梵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但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梵语的垄断地位也动摇了。公元前四世纪兴起了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版图最广的大帝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这个王朝的官方语言不是梵语,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有名的阿育王的碑铭可以为证。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同样是统一的帝国,何以孔雀王朝用俗语,而笈多王朝用梵语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说得很清楚。原因之一可能是在阿育王时代,梵语的规范化工作还没有完成,公元前四世纪,波你尼正在努力使梵文规范化。也许是由于他的语法体系最科学、最合理,就为大众所接受,因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公元后的笈多王朝时代,这个规范化的工作完成了,于是梵语一跃而成为官方语言。不但在政治方面是这样,连在宗教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情况。佛教的教祖原来是竭力反对梵语的。但是一旦梵语作为文学语言流行起来了,有的佛教宗派也开始使用梵语,说一切有部就是这样。到了佛教的大乘,就公然使用起梵语来,连违背祖训这样的感觉似乎都没有了。梵语又重新夺回了一统天下。

在文学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大约生于公元一、二世纪